

行走兴化

编者按

兴化之美，在于风景，春有菜花，夏有荷花，秋有菊花，冬有芦花。菜花泼辣，荷花高洁，菊花清雅，芦花胜雪，各有让人迷恋的气质。兴化之美，还在于人文。这地方是出文人的地方，而且出大文人，大墨客，比如写《水浒传》的施耐庵，比如画兰竹石的郑板桥。

如此，八方宾朋竞相来访，风雅之人慕名而至，看了，游了，吃了，还是意犹未尽，于是文人墨客们，就拿起了笔，写下了一篇篇看兴化、游兴化的清雅美文，本报一收集，开设专栏，以飨读者，名曰：行走兴化。

到兴化的那天，天气预报忽然变得有些惊悚骇俗，十分粗暴地要将第二天飙升起来的摄氏三十二度，变成第三天断崖式下降的摄氏十一度。一觉醒来，户外的温度果然够呛，全身衣物已剥落到最少了，汗水依旧在前心后背暗自潜流。在阳光下奔波一整天，临近黄昏时，才进到室内，一边擦那带着油菜花香的汗水，一边细细看过特意从博物馆库房中拿出来的郑板桥遗墨，然后穿过一处圆门，路过一棵标示为一级保护的大树，在一间雅室中悠然落座。几口清茶入口，正要说一声好茶，像清风一样出现的两位民间吟唱艺人，款款地走到雕花木窗后面，渔鼓拍了三两下，竹板响了一两声，像兴化这儿的流水，悠长平缓地唱起来。一曲唱罢，燥热与汗水也随之去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绕梁三日的曲调所带来的那种天然清凉，还有跟随清凉曲调出现的以平常人身份又显得不太平常的人。

老渔翁！老樵夫！老头陀！老道人！老书生！小乞儿！

与进屋之前，沿途所见开满鲜花的原野，还有生机勃勃的城市景象相反，这一个个称谓都是以老相称，唯一的小乞儿，想象那模样，所表述的也是未老先衰。不知道天南地北其他地方有没有用本地的说唱艺术，将郑板桥的《道情十首》，十年百年地演唱下来，并且唱成何种模样？以自己了解的几种地方类似曲调，比如既悲凄又尖锐的湖北道情，真的用来唱板桥道情，能否唱出诗词原意在其次，最担心的是对原作气韵的南辕北辙。

人世之事，只要用心寻觅，总会发现那条有来有去的脉络。不要说远，就说五千年前，后来有板桥道情回响的这一带还是东海海滨。到了三千年前，海平线成了地平线，因此也就有了最早的地名楚水，成了做梦也想不出大海模样的楚国人的属地。至关重要的九百九十五年

前，还要过二十四年才有机会写成天下名言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范仲淹出任兴化知县，修了抵御洪涝灾害的“范公堤”，让湖荡沼泽中那些由上游来水冲击，下游海潮顶托形成的土丘得以稳定下来。在此基础上，从绕着土丘的水里取土垒成垛，形成可以耕种的垛田，垛田四周则是能够通行舟船的河渠。无论大小，每一块垛田都有自己的河渠。无论长短，每一条河渠都有自己的垛田。春去秋来，日月轮转，又经过七百年，之间垒了多少垛田，垛田下面垒进去了多少秘密？其中之一被郑板桥破解了，才有他那集篆隶行楷于一体的书法。其中之二是我等此刻前来揭秘，垛田与郑板桥之间若隐若现的血缘。这些碧水环伺，形同孤岛，又似有缘互连的垛田，以其天造地设的方圆，鬼斧神工的长短，让无边岁月可以是横撇竖捺，更可以是秦篆汉隶唐楷，为了因应这诗书画的化身。

说郑板桥所怀绝技为乱石铺街体，是某人站在自家门口，闲情逸致地看着街坊生活景致时的戏谑。那时垛田之上没有更高，比不了如今建有方便看遍垛田花海的观景台，人站上去，举目四望就会若有所思，不需要观景台的郑板桥，情怀更加高远，早就看清楚了三百年后才有人看得见的那些。这就像让春花开满世界是很容易的，因为那是老天爷一年一度都要施展的小小手艺。现在的垛田，为了让更远的人前来流连，已经全部改种油菜花了，一亩田还能多拿上千元补助款。若想将花看遍，却是难上加难。因为看花的是人，一个人无论有何等了得了的手段，也只是一双眼睛的视野，越是想看个够，越发现能力有限。很多时候，只凭着看过一三三七只花样的心得就声称够了。

想起来，郑板桥果然是三百年一遇的才子，一般三年一遇、三十年一遇之人，非要等到垛田上遍地黄花，明晃晃地露出既有序，又无序，既是自然挥洒，又似精心构筑的河流渠道，才有所心得。郑板桥只是面对五颜六色的稻梁菽，杂乱无章的麦黍稷，就看出了诗书画的端倪。此时此刻，见识了垛田花海上逶迤不绝的人流，我等才勉强猜测到郑板桥那般境界：就书法来说，可以想到草书，不是米芾的狂草，是一般舞文弄墨者的潦草。郑板桥一定看明白了，冬冬里，白茫茫冰雪覆盖着一切，垛田与河渠所构成的正是超级放大后的泰山经石峪。春天里，垛田上万物灿烂，垛田下水清如碧，有心看去即便得不了《兰亭序》之奥妙，也看得见曲水流觞之情趣。

过了夏天，垛田里的庄稼无比茁壮，河渠中大水汪洋，略一皱眉头，思绪中就会有《祭侄帖》沉沉地飘过。之后就是秋天了，收获时节的垛田与河渠，恰似铺陈在天地间的《寒食帖》啊！郑板桥曾经说自己的书法，六分是学的别人，只有半分是自己的。还有剩下的三分半他没有说出来，应该就是天地造化的给予。所谓天机不可泄露，凡是不肯说的，或者是不肯明说的，才是事物核心所在。沧海桑

田在兴化一带早就不是历史长河中的奇观，人们宁可去研究垛田，千年万年的东海海滨何止千里万里，为何偏偏只有兴化一地生长出此种名为垛田的农耕文化？人间诗书画也有千年万年了，为何偏偏只在有垛田的兴化生长出一位叫郑板桥的古怪才子？如果不作二者之间的联想，实在没有其他特别事物好想了。

昔日郑板桥挂牌售卖自己的作品时，这一带擅诗书画的名士有十几位，由于种种因素，被浓缩掉一些，余下的世称扬州八怪。时下文坛，公公有公公的一排铁杆，婆婆有婆婆的一堆闺蜜。几百年前的扬州也是一样的，哪些人能够进入“八怪”系列，哪些人应当排放“八怪”之外，争的争，吵的吵，说来说去，各有各的不同。其中铁定少不了，也少不了的唯有郑板桥。事实上，无论用哪种排列组合的“八怪”，将另外七位加起来，相应的社会名声也不及郑板桥一人。生死轮回，时光流逝，郑板桥存世的诗书画何止千百，其余的全部相加，也不如一声，难得糊涂；也难抵四字，吃亏是福。

文坛一直在说，作家有两类，一类作家作品只是影响作家，一类作家作品则在影响人民。

那些说范仲淹后来待在邓州，没有见过洞庭湖，却能写出《岳阳楼记》的人，总是不知知道范知县在兴化时，就有了兴水利与治水患的心得，深知湖海宽阔壮观。没去过洞庭湖不要紧，在他心里早就装着一片同等条件的水天，还有与洞庭水乡相呼应的有水先淹，无雨先旱的兴化忧郁。

只要一句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便使得小小岳阳楼成为天下名楼。只要两句，落霞与孤鹭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，就让初起的滕王阁一时间享誉江南。郑板桥能够一览众山小，也只需要八个字。毛泽东有一句评语：“郑板桥的每一个字，都有分量，掉在地上能砸出铿锵的声音！”从这话里可以看到，他所看重郑板桥的并不是世人口口相传的怪异。郑板桥一反常态，认为吃点亏绝对

是好事，不必事事都弄得清楚明白，比习惯耍小聪明更难能可贵。到了兴化，见识垛田，也能见怪不怪。不知者总以为郑板桥是天生的，明白他是从垛田里生长出来的，是个有根有系，有源有流的平常人家子弟，再细细体悟，他吃的是是什么亏？享了哪种福？难的是什么得？糊了什么涂？不就是普通民众都会遇到的那些不爽心的事情吗？不要说人，就是这垛田，每一块垛田，不肯一把把从水里捞起泥土，将隐现于水面的土丘一点点地垒高垒大，又能从哪里去觅得这种养育千万家万户，别出心裁的如诗如画的良田熟地呢？

来自田间的郑板桥，只有一枝一叶总关情等寥寥数语在历代同行当中有一定的影响。远不及他的那些反正话，疯癫语，谁都知道，谁都懂得，谁都会在个人生活当中，试一试，用一用。

郑板桥的笔墨文字从头到尾没有一处糊涂，真正糊涂的是那种将田间事理放在一旁，有功利时才拿出来晃一晃，其余时间弃之如敝屣的心态。他还有一句很简单的话，用来说诗书画：理必归于圣贤，文必切于日用。这话里全是正经八百的意思，可以当成大道理，也可以看作小常识。有了这话，回头再琢磨，那站在雕花木窗后面，手持竹板和渔鼓的一男一女两位艺人，身形周正，体态端庄，音律平畅，歌声清婉，百分之百适合唱板桥道情里的无牵绊、轻波远、白昼寒、斜阳晚、萧萧柳、孤飞雁和月上东山。说平常话，唱平常调，讲平常理，本来是很平常的事。事情的奇妙就在于，太过平常的事物，往往会呈现出非常，而且，越是强调我本平常，局外人越要将这种平常推向其反面。如同兴化垛田，本来就名声在外。清明节前后在垛田之上盛开的油菜花，仿佛要将自身的灿烂推向极致，以图取垛田名声而代之。

收拾起渔樵事业，任从他风雪关山。板桥道情所唱，前一句也是说吃亏是福，后一句还在讲难得糊涂。这样想来，就更明白了，人一生重要的是做好手边事情，看清楚眼前山水，不妒贤嫉能，就不会自寻烦恼，自讨没趣，自毁前程。“康熙秀才寻雍正人乾隆进士”，郑板桥给自己治的这方印，明明白白地说，自己辛酸历练竟然经历了三代王朝。好在郑板桥不将那些苦楚当回事，这才让看上去是撮几句瞎话自辟，流传开来，就成了铁板歌喉。用不着高高高调，也不需要大词大话。

板桥道情表演者 许志宏 张印芳 摄影 周阳阳

楚水笔会

这，真是一个美好的下午

□冷玉斌

楚水笔会

石头巷的邹先生

□陆泉根

了。学生喜欢他，他也喜欢学生。一位姓石的男学生，聪慧无比，班上的数学尖子，一段时间没有地方住，硬生生地在邹先生的床上挤了一个月。

同事们喜欢邹先生。不少在他手上拿到中师文凭的老师，转了正，分糖散烟，这个时候的邹先生总是笑嘻嘻的，比自己当初转正还高兴。有一年评职称，小学里只有一个中级职称指标，一位教师符合要求，学校初审通过后，唯一的一张表格却被这位老师填错了。表格废了，邹先生比这位教师还着急，踏着自行车，冒着小雨，硬是去邻近的乡镇学校找来一份空闲的。当时的邹先生是分管教学的副校长。问起他为什么这么卖力，邹先生笑笑：他是我教函授时的学生，评上去，我脸上也有光彩啊。

退了休，邹先生把余热发挥在巷子里。邻居家信任他，出远门，喜欢把钥匙挂在他家。巷里有婆媳斗嘴，夫妻闹矛盾，也喜欢来找他评理。邹先生总是放下手里的书报，听人家一五一十地讲故事。故事完了，是非曲直邹先生心里也就有了数。有了数的邹先生会把一碗水端得平平的，当然也告诫来人，有理也得让人，毕竟，家庭的和谐最重要。

有位姓张的老头，家境贫寒，嗜酒如命。老头的儿子混得不好，常常顾不了父亲。每年春节前，老人差钱用，常来请邹先生写信，写给 he 外省的妹妹。邹先生每次都从张老头的口吻写，哪一些家长里短的琐屑之事，却能激起张家妹妹的共鸣。接到信后的妹妹，总是很快给哥哥寄来几百元钱。邹先生吩咐张老头，少喝酒，省着花，初一过了还有十五呢。巷子里有一户以炸油条为生的人家，姓张，因

经历之后的惘然和洞彻之下的淡然，令人由衷感慨，亦复感叹。

不知道金老师会不会就这一点继续思考下去，实际上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，那就是生命与写作的关系。说实在的，对此我也是有体会的，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拼命写作——当然，不是文学创作，而是教育写作——投入了时间、精力与资源，以为这样做就是在努力做最好的自己，结果，事与愿违，时不我济，有一阵子，反而折损了身体，生活中也多有碰壁。从那时，我对生命与写作的关系就有一番思考，这思考并不新鲜，杜甫写“文章憎命达”，李商隐言“古来才命两相妨”，在古人那里，也已意味到，文章写得好，生命有可能不好，为什么呢？有人说，人只有一个生命，它是一个完整的气场，过于用功于写作的人，把自己生命的精华耗费到写作上，生命本身就难以精彩了。所谓“难以精彩”，可能是身体出状况，也可能是现实的窘迫，写作与生命纠缠交杂，彼此不能融洽，会出大问题。

应该说，这五年，我很注意调整，常常提醒自己，活着便是活着本身，有很多远比阅读与写作更加重要的东西。在这一点上，我特别喜欢学者张文江先生说过的一段话，他告诫自己的学生：“生命和写作有可能做到互相焕发，

生命本身在某几个节奏点，需要写作来调节一下，才可能把精彩焕发出来，这才是写作的真谛。……生命本身就是一部作品，如果力量不够，把生命支付给写作，文字虽然可能会好一点，但是生命太亏了；如果文字好而生命不好，我相信，这个文字还不是最好的。”（《复学生书》）

当时，金老师絮絮言之，声音也不大，但语短情长，我自难忘，到现在仍似有闻其响，而且又一次想起前些年一点遭遇，回望彼时，更觉得他说得在理。浅浅一番话，值得那天听到的所有人好好琢磨，本来就是这样，“笔会”，是写作者的欢聚相会，而作为个人，我们如何与我们的笔更好地相会，从而让“我”与“笔”，彼此都焕发出生命的光彩，这不就是一位写作者所毕生追求的真、善与美吗？

那一天，艳阳高照，众人人得会场，待笔会圆满结束，却是黑云蔽天，风雨大作，这气象万千，也甚是绝妙——回家的路上，我想，这大概也是一种“天启”：文学的气象，是生命的气象；生命的气象，也就是天地的气象，说到底，只有当生命在天地间既恢弘壮阔，又能顺机而动，立住身家，做成一个真正的人，那样子才能写出你生命中注定的华彩真章。

想到这里，眼前雨幕仿佛第十七届“楚水”笔会的余音回荡，有幸参与，有幸聆听，有幸思想，穿越其中，我心飞扬。这，真是一个美好的下午。

抵达（外一首）

□王亮庭

楚水笔会

抵达

（外一首）

□王亮庭

抵达的时候雨正在路上
我们都是隐晦的东西，像雨一样
这个季节并不缺少花
紫薇是主持人
它的特异功能何止于此

门卫室也散发浓浓的书香
你看到红色条幅了吗
凝神中，听到时光爽朗的笑声
这是第十七首诗了
作者是一篇包容的散文

一个个熟悉的姓名
文字没有皱纹没有白发
每一棵树每时每刻都在生长
坐下来淌成水乡的水
无缝对接，回环往复

刚刚炊了甘露
好酒已经记在名下
话筒不是话筒，是莲蓬
我是贪婪的红蜻蜓

一直憧憬远方
常常关注身下的倒影
所做的一切努力
不可以轻而易举地忘却

存在的截面
为它写上重彩的碑文
如果要吧什么按在胸口
请听一把
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